

如果你在別的地方想念你的家人，你看到海，就像看到你的家人一樣。那你想念你的家人，在夜晚的時候，你看到星星，就像看到你的家人一樣。

夏曼·貝·阿巴善（達悟族）

幕起時，黯黑中一束強光從後面射出，舞台紗幕映現出一張巨大的清代仕紳家族合照。喀嚓一聲，切換成日治時期新港醫師林玉錡的家族合照。喀嚓，1926年鹿港武廟炳釗完婚家族照，喀嚓，皇民化時期新港庄役場職員蔡乾亨家族照。喀嚓喀嚓，1940年原住民日本兵出征前的家族紀念照、1947年二二八受難者黃媽典家庭照，喀嚓喀嚓，1944年楊梅吳金淼家族照、1950年鄧南光全家合照……一張張台灣民間的家族容顏在舞台上閃現又幻滅。當鑼鼓揚起，一隻舞獅在巨大的家族合照景框中奔出，牠拖著碩大、綿互的血紅布身，宛如初生嬰兒的糾纏臍帶，起伏翻滾，想從苦難的母體中掙脫再生，又寓喻著即將迎向血淚創痛的歷史未來。一場交集著唏噓與驚惶，禱念與懷想的《家族合唱》於是登場了。

這一場林懷民稱之為「台灣世紀末備忘錄」的舞蹈是從「老照片」發想的。1994年他在嘉義故鄉的「親近新港」攝影展中，看見百餘張老照片的蒐集展覽，展示了十九世紀末至今天的百年庶民史。會場中，民眾扶老攜幼駐足而立，地方耆老興致勃勃地為年輕一輩解述歷史，彷彿照片公諸於世，他們悲喜交集的生命才有了具體的證據。懷民覺得每張圖像都與他血肉相連，極受感動與啟發。他說：「活到快五十歲，初睹這些百年圖像是全然新鮮的經驗，不是懷舊，是『新發現』，生命突然有了完整的『記憶』，有了一份強烈而複雜的歸依感。」

回到台北，他開始動用各種管道收輯老照片，從兩千多張包容了不同時代各個族群的留影與風景中再挑出百餘張，用它們搭起《家族合唱》的歷史舞台。從大清至民國的遺留與沉默、日治到收復的宰制與變遷、撤退至安身的流離與顛沛、二二八到白色恐怖的驚恐與犧牲、解嚴至民主的衝突與期許……這些跨越時代的容顏與風景，就是一本「台灣」的家族相簿，斷續映現著親暱的姊妹、緘默的兄弟、相倚的友伴、血緣的家族、生命的坎坷、歲月的動亂與滄桑。不同時空的個體，不同時空的生命，就這樣糾結成一條綿延纏繞的記憶線，在舞台上建構、鋪陳開來。

舞台上的生命長河

然而老照片畢竟是安靜而帶有距離的，需要有活生生的話語才能有情感的連結。作家盧健英應林懷民之託，到全省各地作抽樣的歷史口述訪問。從蘭嶼朗島上的達悟族到散居四處的台灣人日本兵，從飽受改朝換代之苦的地人到避秦南來，埋骨台灣的第一代移民家屬、從政治事件的受難者到不滿現狀的年輕族群，他們分別以河洛語、客家語、國語、達悟語，緩緩訴說歷史洪流中家族的冤屈與不甘，撞擊與失落。這些素淨、誠摯、感傷或惶恐的喃喃嗓音襯托影像發聲後，舞台上有了紀錄寫實般的生命與力量，聞者莫不動容。

於是舞者一一出場、就位，他們在空蕩的舞台上靜立、擺動、抽搐、跳躍、滾動。在那樣宏巨的映像與口述中，他們微小的身姿宛如生命的蝌蚪細胞一般，在這些歷史人物的血管中流竄，佐證了逝去又生生不息的生命律動，靈活、刁鑽的身體，充滿震人的能量。舞者們持續地作出洗臉、刷牙、洗髮、洗澡、游泳等日常動作，好像通過這些行為可以抵制與梳洗歷史的創傷。

如果影像是這齣舞作的身體，聲音是它的血肉，那麼舞者就像它的神經與魂魄了。舞台上這三種元素持續交錯、融合，時而牽制，時而游離，預留了許多想像空間。林懷民最擅長的是他總能運用素淨的燈光、動作與音像效果，搭構起一座令人屏息、讚嘆的舞台劇場。《家族合唱》有十七個場景段落，不論是描繪或重塑一組記憶，當影音與動作留駐，真實和幻象並存的瞬間，它既聯繫了時代、歷史的情節，令記憶詮釋歷史，又質疑、披露了諸種人間世相，讓記憶打擾當下的生命。

女性的獨舞是《家族合唱》的重要特色。懷民說，台灣是個女人。從荷蘭殖民到明鄭、滿清、日治，到國民政府遷台，台灣人民從未有發言權，只像是被送作堆的舊時代弱女子，悲情而無奈。然而，在台灣近代史裡，也充滿了堅韌的女性。丈夫滿腔熱血或無妄地消失後，女人嚙下苦楚，勉力持家養大孩子，同時活下來，在新的時代裡宣述了教科書與媒體不曾記載的台灣歷史。

台灣人的心靈風景

《家族合唱》首演於1997年。十四年後，資深舞者李靜君仍然是「黑衣」這個獨舞者，舉手投足的精靈與悸動，充滿神韻與力道，這個角色國內不作第二人想。此外，陳秋吟的「長髮女孩」、楊儀君的「白衣」、劉惠玲的「新娘」、周章佺的「牡丹」、黃珮華的「還願的婦人」等角色，皆描繪了時代女性在凌虐、對峙中的生命遭遇，她們在阿爾沃·佩爾特（Arvo Part）莊嚴、哀戚的弦樂聲中，逐漸交織成一種淨化與昇華。

王維銘與吳義芳，這兩位已離團的資深男舞者特別歸隊，再次扮演《家族合唱》首演時的角色。王維銘在「洗澡」中的受難者獨舞，顯現了老舞者的從容與大器。吳義芳通過「燒王船」乩童的精采演繹，將亡魂信仰與祈願追思，引延至幕終時的救贖與認同。

「把尊嚴還給逝者，我們才能擁有尊嚴。」林懷民說：「世紀末的『家族合唱』無關政治，是人性的感懷，是一場台灣人的心靈風景，一場庶民的祭禮。」

在人人言說百年慶的歲末，重睹林懷民十四年前的這齣舞作，將更具紀念與象徵意義。這是台灣近代史上一首傷逝、緬懷的漫漫夜歌，更是一堂台灣島嶼住民都應該補修的生命功課。經過這支舞作的洗禮，或許我們能重新面對前人的傷痛與堅毅，感悟生命的不捨與勇氣，然後繼續勉力向前罷。

原載於2011年12月12日《中國時報》